

棲
鳧
村

神仙拐子及其他

「官人好比天上呀月，

「爲妻的好比月邊啦星，……」

在大道地乘涼的沒有一個不在凝神諦聽，有的一邊聽着一邊仰望着月亮。星星爲了聽這聲音，快要低落到屋簷上來了。晚風把這聲音送到河面上，送到稻田上，連帶胡琴的和聲。四野裏有青蛙鳴叫，可是並不紛擾。

「癩子，你把蚊煙籠拿到芬小姐那邊去搥搥。」

說話的是個中等身材，五十開外的人。因爲一向就調養得很好，看上去依然是個當齡的壯年人。他是這個村莊裏的長。怎麼？你以爲我說錯了話嗎？沒有哇，先生。我願意再說一遍：他是這個村莊裏的長。自從村閭制到村鎮制，再由村鎮制到鄉鎮制，他就一直是這個地方的閭長，村長，以及鄉長。據好事者話舊，他的當選閭長，全是他堂兄弟們幫的忙，漏夜趕造出無數張選舉票。其實這種幫忙是不足道的。一切促成他能夠做

閻長的重要條件當中最重要，是那時候他結交了縣裏的一個巡官。有錢又加上有勢，哪一個不怕他三分？閻長，這是一個穩當的開端，也是他一生榮譽的開端。憑他的吹與拍，他的地位得以一直維持到現在。

一說起這蚊煙籠，我禁不住要囉嗦幾句：連這傢伙都也彷彿沾上了鄉長這個銜頭的光，有着不墮的尊嚴，你若不信，那麼請看一看半個火油箱上豎立着四根粗鉛絲的那種驕傲模樣吧。裏面燃着艾葉，發出來芳香。

癩子是鄉長家裏的小長年，他剛拿起這個蚊煙籠——

冷不防立在芬小姐背後，一個油嘴滑舌的農家小孩，妙語雙關道：

「癩子，你快些到芬小姐面前來艾把撻撻啦！」（註：某地俗語，猶言弔膀子。）說着笑着，他逃跑了。

「賤胎，短命鬼！」小姐回過頭去，盯着這「短命鬼」的背影，恨恨的罵。

「看得芬小姐這麼漂亮，講老實話哪一個年青的不想來撻艾把。可是聽聽鄉長老爺的身價，又有誰敢來撻！」

槐婆婆，鄉長的堂房阿嬤，她和鄉長家裏非常接近。鄉長的老太太很早就去世了，

家務繁雜，鄉長太太一個人管不了那麼多，全交給老媽子又不放心，於是這位槐婆婆就一直在鄉長家裏幫忙，日子久了，儼然有半個鄉長老太太的威嚴。

所有坐在大道地裏乘涼的人，祇有槐婆婆有說這話的資格。

「真當，黃狗想喫琉璃油，有哪一個敢來撻呢！」

其餘一大羣婆婆孀孀們附和道。

「槐婆婆！……」芬小姐於是撒嬌了。

我忘了告訴你，芬小姐乃是鄉長的女兒。

「小龍這小鬼。」鄉長把香煙裝入咬口裏。小龍便是那個逃跑的野孩子，鄉長這句話並不含有責備的意思。相反，他是滿足了。因為說老實話，你想，人們既稱讚他的女兒漂亮，又推崇他的身價有那樣高。身價包括他一切的尊榮。美麗的女兒，更是他尊榮以外的尊榮。那麼請問還有什麼事情能比得上這兩者齊備更加幸福的呢？他笑了。

「妹妹，我們管自己唱。」

她的哥哥在催促她。我們且來看看這個鄉長的兒子吧：他也是村裏的重要人物，無形中掌握着村中甚至村外的不少人的榮辱。有一次一個划船賣魚的因為不肯順從他家裏

的十八兩老秤，一筆小生意因此沒有成交。他母親痛罵了那個賣魚的老混蛋一頓，倒也罷了。而他卻餘怒未息，獨自划隻小船，旁人苦苦阻勸，他聽若無聞，趕上去，把那個賣魚的打了三個巴掌，並且推入水裏！又有一次，因為那個該死的笨手笨脚的女傭人，遞飯給他的時候，把她的大拇指沾着了碗口的裏側，他「匡——朗」一聲連碗帶飯擲在地上，嚇得那個女傭人臉孔發白嘴唇發紫。現在，他坐在一把籐椅裏，雙腳擱在對面的一條長凳上。眼睛閉着。在拉胡琴。

「芬小姐的喉嚨真當好上臺。」

泥路上走過來兩個人影，讚美的語聲隨着人影由遠而近。走在前面的一個說。

「是你，我還道是誰，神仙拐子！」芬小姐道：「我這息唱也不唱，你怎麼曉得好上臺？」

不錯，走在前面的正是神仙拐子。你只要體味一下這個綽號，你就會知道他爲人的刁滑。貧窮折磨他，也造就了他的這點刁滑。貧無立錫，他當然娶不起老婆，但是俗諺說得好：「有（錢）的不用爲我們窮的愁，窮的自有打算頭！」神仙拐子根據這個道理，也就有了太太了。他一向在上海。他的老婆照我們棲梟村的說法是「上海人」。他

曾經對她誇說村中最華麗的飲酒亭是他的家。南馬鎮上規模最大的南貨店悅來昌是他家裏開的。其實悅來昌乃是他家裏轉信的一個店號。如人們所想像中的沒有什麼兩樣，那個「上海女人」跟了他了。他們於是雙雙回故鄉來，老天有意開這個神仙拐子的心，當埠船搖過南馬鎮的時候，頭腦高聲叫了起來：「悅來昌裏有信——」那個「上海女人」便催他上岸，要他陪她一道去看看自己開的店。神仙拐子乃道：「先到家裏去吧。」一里又一里，棲鳧村到了，頭腦又不識相的大叫：「飲酒亭裏拿帶貨啊！」「上海女人」於是預備上岸了，神仙拐子卻說這是前飲酒亭，他們的家乃是後飲酒亭。引得同船的人都互相交換一個會心的眼色。他們終於上岸了。他的飲酒亭，或說是他剛纔說過的後飲酒亭在哪裏？他的悅來昌南貨店又開在何處？一座低矮而且破爛的屋子便是神仙拐子的家。「上海女人」於是哭了。然而，天哪，你哭有什麼用？可憐的「上海女人」！一個弱女子，在人地生疏的異鄉。

現在，神仙拐子面遭到芬小姐的駁斥，可是神仙拐子畢竟不愧爲神仙拐子，他說：「我老遠就聽見。你在唱『梁山伯祝英臺』，阿對？」

神仙拐子把這句話的最後兩個字說成了上海話，以顯出他不平凡的身世。

「不是！神仙拐子。我在唱『嚴蘭貞盤夫』。」芬小姐顯出她在這方面知識的豐富。突然，芬小姐挖起神仙拐子的舊瘡疤來：

「神仙拐子，悅來昌是你開的，飲酒亭是你們的家，是不是？」

「你的家到底是前飲酒亭還是後飲酒亭？」

她的哥哥補充。

哈哈……

衆人一陣大笑。

我們的鄉長太太尤其笑得厲害，前俯後仰，一直笑到「唉，唉」的自己拍着胸口纔停止。她前氣不接後氣的說：

「神仙拐子，……你本事真當勿大勿小……。」

「馬馬虎虎。」神仙拐子以這四個簡潔的字回答鄉長太太。接着他回過頭來，笑着，對芬小姐：

「芬小姐，一個人的講話好比是做生意的本錢。本錢拋下去，利錢出來了，本錢就得收回。悅來昌，飲酒亭這都是本錢，我那個時候只不過把他們借用了一下，到今朝利

錢已經多過本錢，我就把本錢還清了。」

「神仙拐子，你真當是神仙拐子！」

鄉長笑着說。

神仙拐子陪着同來的那個阿兔，他一直不說話。他住在村莊的最西面，沒有特別事故，他是不會到大道地來乘涼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必定有事情要跟鄉長商量。他的沈默乃是一種準備。

胡琴又很有韻致的響起來了。接上來芬小姐甜膩的戲詞：

「月若明來星也亮，

「月若暗來星也昏……」

阿兔真耐不住了。忍耐在有時候是一種苦刑。他現在開口了：

「老爺，我想戀你一個情……」

阿兔說得抖怯怯地。

神仙拐子爲他接下去：

「老爺，阿兔今朝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阿芬你們停一停。」鄉長吩咐他的兒女們。胡琴和戲一併息了。接着他故作驚訝地向阿兔和神仙拐子道：「什麼事情？」其實鄉長心裏早已雪亮，但是有時候人是這樣可笑，往往願意把已經很明白的事提出來追問。

「我想跟老爺說，就是大五畝的田腳……」阿兔說得有點忸怩。更多的理由是爲了心慌，他口喫了。

神仙拐子算是阿兔請來的陪客，他有理由幫阿兔說話：

「阿兔家裏喫口重，想來問老爺求討些，車擔濃的大五畝，好勿好仍舊給他種種。你老爺大裏大，總算你布施他的。」

「阿兔，拐子，」鄉長低聲道，「我們都是一村人，老話說得好，『老鷹不喫窩下食』，我沒有好處給你們，難道我反而會欺待你們。」聲音低有時候給人的印象特別嚴重。

「老爺待我們的好處我們都曉得。有句話，『拳頭打出外，手背彎進裏』。你老爺也最不肯欺待我們。你如果要捉弄我們，好比大手指頭捺糖，我們有啥用場！」神仙拐子說得多麼流利。

「不過做人在世界上總有個道理。是我的，是我；是別人的，是別人。大五畝的田脚，假使是你阿兔的，你儘管去種，我沒有閒話好講。是我的東西，假使別人要來強占——」鄉長說到這裏停一停，換了一種異常緩慢的口氣：「我阿明也不是好欺待的。」鴉雀無聲。全場的人都預感到談判的趨於惡化，爲阿兔握一把汗。阿明是鄉長的小名。鄉長最末了的一句話，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在村中，說老實話還有什麼事情能比得上鄉長叫出自己的小名更爲使人震驚的？

「今年就再給我種一年。老爺，你今年用在大五畝裏的銅鈿我總如數貼給你。」阿兔說。

「哼，我要你貼銅鈿。我難道五畝田的本鈿都下不起，你把我當啥東西看！」

「阿兔你真當在講笑話，老爺買田買地這種人家，難道要你貼銅鈿。只要老爺肯待愛你，不要說不要你貼銅鈿，就是再借你些做頭本也難話。」神仙拐子竭力在兩者之間周旋。

「我也不想問誰借銅鈿下頭本，我祇曉得這田是我們一直種下來的……」
阿兔還沒有說完，一隻蒲扇般大小的肥厚的手已經不客氣的打在他的臉孔上了，發

出一個很響亮的聲音，接着又是一下……

等到衆人把鄉長勸住，阿兔已喫了三下了。

鄉長的憤怒於是比以前更高，他咆哮着。極力要從衆人的阻勸中掙扎出來。他覺得不痛打一頓阿兔，無異是失卻了自己的尊嚴。衆人當然沒有讓他照這個意思去做。然而在大道地上的每一個人都明白：不怕官，祇怕管，從今以後，阿兔有比挨打更難受的苦頭喫了。盛怒之下，鄉長的咆哮聲是斷續的：

「你一直種下來，……你神氣不清，……我往年在挑你，你不曉得……你得福不知……我要打……我要看看你阿兔到底有多少本事……」

月光下紅與黑分不清楚，阿兔的鼻孔裏流下來黑曲曲的兩條，像蚯蚓。起先他自己並不知道，及至一種黏溼的感覺直展伸到脣邊，他纔用右手去掩蓋鼻孔，這裏並沒有像我們想像當中的一個人流了血的顯得事態的嚴重，一點也不。就是連阿兔自己也不是那樣。他仍是木然訥然。可憐的阿兔！

「老爺，今朝就算我錯……」阿兔很費力的說出這句簡單的話，語氣之間，哀求和乞憐的氛圍彷彿可見可觸，沒有比這個聲音更使人覺得寒冷的了。聲音從他的手指縫裏

出來。他似乎有無限的話要傾吐。

「好了，好了，阿兔你不要講了。」神仙拐子的一隻手攙住鄉長老爺的手臂，另一隻手揮着向阿兔示意：叫他回去，話像流水一樣地從他嘴裏出來：「老爺看得你有氣，你還是快些回去，你還是快些回去。」接着他對鄉長說：「老爺，你做大人的總有容人之量，你氣平平，進去坐一息。明朝要阿兔當面消釋（註：亦某地俗語，謝罪之意。）你。」

「老爺看得你有氣。」

「你還是快些回去好。」

「咳（讀若孩），不錯，阿兔你明朝來當面消釋。」

「……………」

衆人的話，似大海裏的波濤，一浪接着一浪，接得那麼緊。阿兔幾乎要淹沒在這語聲的大海裏了。他沒有說下去。其實假如人們容許他說下去，他當真又能說些什麼呢？絕大的可能，仍是「今朝就算我錯」這六個字。

「你們放我，你們放我；……我要打，我要打……」

鄉長的兩臂被拆勸的衆人緊緊的握着，這情形很像許多螞蟻共同啣住一樣東西。他

動彈不得，乃用雙腳在地上暴跳起來，口中大喊大嚷，宛如一頭困獸。

「你到裏頭去息息，明朝叫阿兔消釋你。」

又一位拆勸的道。

「我不要他消釋，……我要……我要……我要……打！」怒氣並不因此稍減：「你們放我！」

衆人終於把鄉長勸到裏面去了。

人散。聲寂。風涼。

四野裏的蛙聲更加響亮了。

遠處有狗叫的聲音。

月亮跑進雲層裏去。

好久好久，座落在大道地北面的一個峨巍的大宅裏面傳出來一陣胡琴的聲音，纖細如縷，哀愁如霧。鄉長家裏的兄妹倆又在繼續唱他們的戲了。側耳一聽，仍是「盤夫」：

「官人若有千斤擔，

「爲妻的分挑五百斤。」

釣醉蝦

喫過午飯，各抽一支香煙。煙圈從這兩位先生的嘴脣間偷偷溜跑出來，他們好像毫不知道。兩人同樣凝望屋頂，四隻眼睛白多黑少。學生們全回家喫飯去了，現在還沒有來，正是一天當中最清閒最舒適的時候。連那牆角一盆冷水，也瞪着眼睛靜望屋頂，沒有任何聲音教它分心。

突然，一個小孩急急忙忙闖進這保國民學校裏來，消息的急迫，使這孩子不容自己有片刻休息，在喘息中很困難的道：

「縣督學……已經……到……我們……學堂……話勿來……就要到……」閃閃的目光報告出孩子有多麼疲倦，他用手指點點站着的地下，繼續說下去：「這裏來……我們校長……叫我來通知。」

這話霎時給兩位先生帶來了振作的精神，相互對望好久，說不出一句話，甚至幾幾乎要透不過氣來了。兩人心裏都慌亂到了極點。

孩子帶到了信，轉身就跑。等這兩位先生自動醒悟過來，其中之一，叫喚這個鄰校學生：「可儂歇得歇起，」的時候，那孩子已經跨出大門，逕自走了。

真巧，有一個本校學生，這時候口裏哼唧唧上學校來了，先生一看見他，就叫道：

「儂趕快到鄉長屋裏去一趟，做校長話：縣督學就要來……」

「做鄉長話縣督學？……」

「做校長話！」先生頓足，不耐煩了。

孩子睜圓了眼，心裏想：到鄉長家裏做校長話？他立着不走。

「一樣一樣，」先生精神旺盛的催促着：「祇要跑到鄉長屋裏去話，就好！」

人們怎能忍心責備這個孩子愚笨呢？憑小小年紀，怎麼搞得清楚？有誰知道這保國民學校的校長便是明爺的兒子阿方？那個二十剛出一點頭的大孩子！兩三年前還在這學校裏讀書，現在卻居然做起校長來了。這樣，不但可以名正言順的緩服兵役，同時還可以領一分（其實何止一分！）不勞而獲的薪水，供他作為零用。

校長自己從來不會跨進校門一步，經常駐校的就是這兩位先生，和那疎稀稀的二十

多個學生——可是這學校在紙面上着實不止這些。那是：教員五位，學生近百。

先前差出去的學生，現在跟在校長先生的背後，回到學校裏來了。

兩位先生這時正在忙碌：一位手裏拿了把雞毛撣帚，（可憐這撣帚實在算不得一把了，只好勉強算作半把，你且瞧瞧這撣什子，壞到了個什麼程度！差不多祇有一根柄了。但是這是一種不可辱沒的存在。校具清冊上用蠅頭正楷寫着的「雞毛撣帚壹把」，便是這把——）在鏡框架上擲來擲去，這些鏡框內的表格，在每一學期開始時候，畫表格的人在畫的當兒，就存了一個念頭：是給縣督學看的。除了縣督學，縱然有人（不論是誰）偶然向這些垂青一眼，就表格的本身說來，這完全是它的副作用。現在是這表格到了真正給人看的時候了，若不再去擲擲乾淨，試問還有什麼更適宜的時候？另一位把了支筆，把幾年前的舊出席表上的名字，盡量快的謄錄在現在的出席表上（喂，當心把校長的名字也謄上去啊！）同時在每個名下信手填過去出席缺席，遲到或者早退的記號。

「今朝總勿會來者格。」校長看見兩位，就遠遠的說。

「我們先——先——先」

謄錄出席表的一位，由於忙碌，由於心無旁涉，他找不着一個適當的動詞了。

「先防備起來。」

揮鏡框的一個代他說出。

「別的倒勿要緊，實到的人數這樣少，這是明朝的一個大難關。」校長望望這位，又望望那位，逢着難關了。

三人全落入沈思的深淵裏。

在村中，小學校和私塾一向是死對頭，小學校不時豎起「取締私塾」的大旗，聲勢浩蕩，儼然猶如王師討伐夷敵。塾師則在背地裏，祇要有機會，逢人便說小學教員們：「只會講：雞叫貓跳，鳥飛狗跑；認得一擔西瓜的字！」（註：用一擔西瓜的個數來比擬字的數目，譏笑其膚淺。）私塾先生坐館在村西張家臺門內，那裏也有二十多個孩子。這一回，不知哪裏來的一縷靈感，彷彿一線微弱的光射到了不可思議的黑漆而又廣大的海面上，校長先生想到了向塾師「借兵」的計策，他馬上把這妙法向兩位商量。

「想勿到這一着倒要沾他的光！」把筆的笑着說。

「這倒也是個辦法，」拿雞毛撢帚的附和，接着提出：「可老勿死肯勿肯幫這個忙？」意思是指那位私塾先生。